



北国风

副刊

主编:文天心
责编:董云平
执编/版式:毕诗春
美编:倪海连
投稿邮箱
hjrbsc@163.com

在那遥远而神秘的北方,黑龙江人以一种近乎诗意的的方式,诠释着生命的乐趣与存在的意义。他们的冬天,是雪山连绵,银装素裹的画卷,北方也成了孩子们欢笑与探险的乐园。

龙江雪韵 诗意绵长

□文/安文生 摄/毕诗春

雪趣

我所在的嫩江市一年有多半时间处于寒冷之中,近7个月是取暖期。早年冬季,为了避免平房屋顶被大雪压毁,隔一段时间,男人们要击打屋顶上存留的落雪,让它们顺着屋檐纷纷滑落。

淘气的孩子喜欢找一座老屋,爬上平房的屋顶,勇敢地一跃而下。像土豆般深深嵌入柔软的雪堆中,把自己埋起来。那雪有一米多深,一地的白,他们笑出来的牙齿也是白的。落到雪堆里时,只露出红彤彤的小脸,那是冬日里最温暖的色彩。他们在雪地里打滚,钻出来,再一次次攀爬再次跳进雪中,仿佛自己是不怕冷的鱼,在冰雪的世界里自由穿梭着。男孩子们浑身冒着热气,睫毛上挂满了霜。

大人们,则以一种更为庄重而又不失童趣的方式,延续着古老的滑雪传统。制作简陋却充满智慧的滑雪板,是先人流传下来的技艺,承载着北方少数民族先民对自然的敬畏与对生活的热爱。《隋书·北狄书》记载,隋代时,生活在嫩江和黑龙河流域的室韦族人“骑木而行”,可以在雪地里任意驰骋。远古的时候,滑雪是为了进山狩猎,现在则是对生命乐趣的深刻体验。他们本可以待在温暖的室内,享受安逸的生活,却选择了在严寒时节与风雪共舞,用这种方式去感受自己的存在。

男人们结伴走出家门,向着附近最高的山巅出发。山坡极陡,积雪容易攀登更为艰难。在爬山的过程中容易耗尽体力,饿了就啃几口干粮,原地休息片刻。顶着风霜终于爬到了山顶,最快乐自由的时刻来临了。他们从高高的山顶滑下,如同雄鹰展开了翅膀,溅起阵阵雪雾。他们情不自禁地唱着古老的歌谣,吆喝着、欢呼着。忘记了年龄和时空,笑得像个孩子,仿佛化身成飞鱼,在银白的世界里翱翔,再没有什么能够将自己束缚。从高处看,他们像雪野里小小的蚂蚁,滑出微小却不容忽视的轨迹。

目睹此景,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悄然触动,我顿悟了生命的真谛。生活,或许正是这样一种艺术——需要主动去创造那些令人怦然心动的瞬间,去摒弃那些平庸与乏味的日常。龙江人对冰雪的深情,对冬日乐趣的不懈追求,让最寒冷的季节,也焕发出一种难以名状的勃勃生机。

雪思

下班时,天色昏黄。风雪欲来的迹象。走在街头,看到行色匆匆的陌生人,偶尔会抬头望天若有沉思之色。其实每一个静默的心里,都能体会到那种不同。

连同事都说,这天适合喝点小酒,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没有人想要喧哗的应酬,只想和亲密的人在一起相守。

一段段的回忆,回忆已经没意义。”但并不是每一段回忆,我都会想起。望着那漫天洒落的雪花,突然就想起,应该给家里打个电话。许多年前,母亲就是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大雪天,突然腔梗发作的。一转眼,她已经成了我的“孩子”。

迟来的雪里,有种不合时宜,让我想做另外一件不合时宜的事。独自一人,去江边走走。

这样的时间,这样的天气,江畔自然一片寂寥。临江而居的我,都想起自己上一次来这里,是什么时候。似乎只有细雨缠绵时,和这样的雪天,会想要去望一眼那无人无人的江。

江畔果然寂寥。触目所及的冰雪,有冬日平静的淡漠。处处都是灰色的。天、地、江,甚至连雪,都似乎是灰蒙蒙的。

我曾经很想离开这个小城。那时会期待春天的到来。远赴异乡,去那些原本是地图上名字的地方。一次次放逐,最后还是选择了回归。回到我原本枯燥无味的生活。

风迎面而来,带着寒意。倒着走了几步,想起某一年出行。回来的火车上,我坐的位置与火车行驶的方向完全相反。像从一场倒叙的记忆里,一点点抽离。那些忽隐忽现的风景,从窗外一闪而过。

我从远方,像电影里的倒镜头一样,回到原点。

路过一个单位。抬头望了一眼。那座高达十余层的建筑,仅寥寥几间办公室还透着微光。那并不一定是加班的人,也许是寂寞的人。

曾经有很多年,我的随笔都是下班后在无人办公室里写下的。会在那里停留片刻,感受那种静寂,沉淀一下思绪,而不愿意回家。就像现在的我,只想在外面多停留一会儿。会遗忘很多片段的思绪,不过并不重要。一天里的观念实在太多,多到自己根本不记得。

朋友说,有些人像小说《紫电青霜》里的冉冰玉,来自于与世隔绝的地方,非常之天真。大约,一直被自己隔绝在一个冬日的荒岛。一个渴望放逐,想要阳光照耀之处。

于是会对这阴恻恻的天空,对这寒风里飘零的细雪,对这空荡无人的江畔,感到新生好感。

雪忆

有了到处的银白,才有冬日气氛。不再是干巴巴的冷硬,添了生动。夜幕降临时,飘雪才是最有意境的。幽蓝的夜空,橘黄的路灯。小雪柔软地轻吻你的脸颊,你的头发。像无边丝雨,有相似的细致入微,像一个小心翼翼的恋人,害怕靠你太近会唐突,又舍不得走远。雪花就那么轻轻地试着去接近,就那么认真地为一小点相关而悲喜。

只有在路灯下,你才可以看清楚它们。怎样温柔的风,在引领它们舞蹈。那一起甘之如饴的轻旋,那和顺的漩涡。看得我停住了脚步,怕惊扰雪的降临,就像面对带着翅膀的天使,那种美让人不知所措。

隐藏在无边的夜色里,雪怀着一种怎样的情怀,来到这个世界上。这时的风不够冷,这时的冬天还没有“硬下心肠”。这时的夜色最引人入胜,那样幽静的蓝,看得久了,你的心也会在清冽中纯净。不知什么时候,眼中的雪仿佛也是蓝色的了,蓝得晶莹剔透剔透。

想起小时候,农村的院子里总有厚厚的积雪。为了嬉戏,经常在门口堆一个雪人,用红辣椒当鼻子,插两个啤酒瓶子当绿色的眼睛。有时也玩个大的,领着弟弟用大块大块的雪垒一座雪屋,往我们的雪房子里藏一些小孩子的“宝贝”。有一年冬天,早上醒来时,窗子被雪挡住了一半,门都推不开了。邻居家的牛快生了,半夜爸爸去帮忙,忙到凌晨回来时,用木板推了半天雪,我们才得以打开门从屋里钻出来。

十几岁时,有一次在“大烟囱”里回家走。平时四十分钟就可以走到的路,并不是很远。可是那种厉害的风雪令人窒息,脸上又冷又痛,像刀割一样凌厉。风不断从衣服的空隙透进去,寒冷冻至骨髓。眼睛结满冰霜,看不清前面的路,一脚踏下去深不可测,很难拔出来。那时走一步都很费力,远方似乎已经没有了村庄。天地之间只余狂风暴雨,令人透不过气来。

后来那种大雪带给我的快乐和恐惧都没有了。就像周围大片大片的原野开垦成了耕地,没有了漫天遍野的花,也失去了那么大的雪。村前的那三个小湖,两个已经干涸,只余了一个,面积也大不如前。小时去上学,淘气的我会和同学一起穿越那些原野上的坟地,从坑洼不平的地方踩出一条小道来。会经过那湖,偶尔会采到芦花棒,把它掰开,就会像下雪一样飘出芦花。冬日里村民捕鱼时曾过的湖面上,可以捡到漂亮的小碎冰块,看到被遗弃的小冻鱼。有耐心时,我会细细看冰的纹理,和厚厚的冰层下面被凝固的水草轮廓。

我感受到的冬天,没有过去那么真切。小时候很喜欢吃雪。苍茫大地里,有大片并未被世俗染足的雪野,盛产晶莹剔透的雪花。可以捧开很厚的一层,看到中间细腻纯净的雪。冰冰的,凉丝丝的。轻巧地在舌尖上消融。那一瞬间稍纵即逝的快乐。

新年刚过,道路两边的路灯仍挂着成串的灯笼,在雪中如同旭日。那种喜庆的红,经白渲染,有了柔和的韵味。我总是看不够飘雪的时候,看得越久,心和那雪花一样静谧起来。无数的车和人经过,世人仍在为利来。为利往。可是在雪中,那些都不再真实。只有这种美,这种洁白,亮了路人的双眸。也照亮了我对于故乡的那些回忆。

夜深了,雪更是美得飘逸静默。下雪的天气相对是温暖的,不用戴帽子。可以让雪落在头发上,洒在脸上。仿佛迎面偶尔走过来的每一个人,都是回家的归人。都充满了善意和亲切。我们平日里奔忙,都是这样的身心疲惫,需要雪花的慰藉,就像回到母亲的怀抱里,做那个被温暖包裹着的婴儿。

那些焦虑和烦恼,他人意愿的强加;那些不容人不去想,逼着你必须去做的事情,都可以暂时放下,平心静气地一一完成。哪一个成人,不是在日趋成熟时,成为别人的依靠。社会、家庭、工作,种种的拥有,就是平日里的所累。

这一切的奔忙,皆缘于对这个世界心怀的眷恋,和那些令人欢欣的瞬间。少了落雪的日子,心中便多了一份难以言喻的焦灼。当雪花再次飘洒,它们轻柔地覆盖了我们的往事,将所有的忧伤都转化为一种细腻而动人的消融,又一次触动着我的心脏。

走近镜泊湖

□官鑫森



在雪城牡丹江读了三年书,这是第一次去镜泊湖。我下车第一句话是,风真大。而后愧于自己的浅薄,打算不再过多言语,清空一切杂念,以至纯粹的朴素感官,走近这条世界最大的熔岩堰塞湖。它形成于远古时期的火山喷发,滚烫的熔岩流曾牢牢堵住牡丹江的河道,江水曾在堤坝后沉沉沉积。

找到它之前,我先去了湖面围网冬捕,这活动对东北人来说不陌生。20多年前的暮秋,我出生了,草木凋零,愈来愈冷。产奶需要营养,不能只靠吃鸡蛋。交通困窘的年代,要吃点什么,多数还是看身边有什么。春夏秋,人们上山捡榛子、采野蘑、捞蛤蜊……可是冬天,万籁俱寂。父亲去了河边,凿冰下网起鱼,餐桌上出现了一碗碗的鱼汤和炸鱼。他不是捕鱼的好手,只是耐冻些,只是更执着地守着冰窟窿伺机而动。

而这里进行冬捕的几个人,皲裂又愈合的皮肤粗粝,深黑,面部皮肤红血丝纵横,狗皮帽子的毛绒一络一络的,长及脚踝的军大衣紧贴身体,脚踩一双底面凹凸的加绒靴子,这些使得他们在冰面上行动宛若平地。三两个人共同使劲儿,身躯弓起,步子后撤,拽起一张大大的渔网,在众人的期待下,很快蹦出一条嫩白的活鱼。

在场的多是南方人,他们有的欢快鼓掌,有的请求抱着大鱼拍照,人们都很兴奋。渔网陆续拽出很多鱼,游客们可以买去找饭店炖着吃。

上岸几条大鱼后,一位捕手走上前几步,表情庄重,使劲儿敲击一面大鼓。旗帜绕着湖面插了一圈儿,这是祭湖仪式。意在祭祀湖神,奉拜天父地母,保佑万物生灵永续繁衍,百姓生活幸福安康。

旗面上的满文,神异,古朴,充斥原始气息,多少年前,这曾是多数人的信仰。辽阔的土地生不出狭隘的爱。对面的山神,你们也在庇佑这片澄澈的土地吗?东北人民似乎天生知晓生存的艰难,“出门在外,谁都不易”,这话许多人讲过。我隐约听到鱼的报价,只是菜市场的均价,其实就算比日常贵些,也是情有可原。

看着几位渔民黑红交映的脸颊闪出满足的笑,多年前,父亲是否也是这样高兴。或许,这便是有些“80后”对于老家依恋的源头——自然的恩惠,给予他们生活的滋味。

湖面的雪粒被吹成轻巧的小旋风,游客们拿起各种设备记录这一灵动瞬间,而阳光永远是最好的滤镜,又透又亮,我的眼角微微湿润,真好,这才是北方人民的烟火人生。

下一站是宁古塔,这里还原建设了古城。还未观其

走近镜泊湖

全貌,便听到了钟声,厚重,深远,穿透时空。作为清代的著名流放地,它承受了许多历史的沉重。破破烂烂的告示和流人逮捕令贴在苍老的墙壁上,屋顶的茅草一层又一层,压得房子耷拉着脑袋,窗边晾着一串串干辣椒。走进屋,兔子皮狐狸皮成排挂着,很久以前的东北,打猎和生活情趣不大关联,只是种生存手段,肉可食,皮可穿。

流人们以自己的苦难为开端,将个人、家族与生命,献祭在这儿。今天,景区的广播声入耳,努力告诉大家,在东北,有过这样的一群人,顽强地扎根冰天雪地,探索各种生存之道,将文明延续至今。

我走出宁古塔,沉默中前行,抵达吊水楼瀑布。冬季是枯水期,喷涌不绝的激流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层层叠叠透射寒光的冰棱,和大小深浅不均的溶洞。冰棱上宽下尖,大约底下有湖水,温度稍稍高些。湖水翠绿,岩石漆黑,冰棱洁白,再往上是高黄树林,再往远是浅蓝天空,金光闪闪的太阳晕染了半边几天,油亮亮的,像一匹浮光锦。

谁能想到,这样清丽之景,是由火山喷发形成的。熔岩流在流动过程中冷却凝固,形成了坚硬的玄武岩。这些玄武岩在湖水的出口处建构成险峻的峭壁,湖水冲泻而下,汇聚而成吊水楼瀑布。

黑与白的碰撞真漂亮。玄武岩的棱角和冰块的边边角角在一起是一种奇异的美感,它们从无序结

与“尔滨”的冰雪奇缘

□梁冬梅

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,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以神奇的冰雪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眼球,也吸引了我。前不久,终于来到魂牵梦绕的冰雪大世界,完成我与“尔滨”的一次冰雪奇缘。冰雪大世界园区正门旁的地面上制作了一朵朵雪花的图案,指引着人们走进园区内。

来到正门口,抑制不住激动的心,我兴奋地张开双臂,大喊:“冰雪大世界,我看你来了。”进入大门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写着“哈尔滨第26届冰雪大世界欢迎你”的雪雕景观。人们纷纷在这座景观前合影留念。阳光照过来,暖暖的,有阳春三月的感觉。

园区内各种各样的冰雕组成一个奇幻的冰雪世界,这里的冰雕都是用松花江的冰建造出来的。在冰雕建筑“天坛”上走一走,感受祖国的宏伟壮观。

园区里有菲律宾的圣奥古斯丁大教堂、越南的奎文阁、老挝的塔窑以及泰国的大皇宫等冰雕景观建筑。走近这些冰雕艺术,好似穿越了时空,一下子观赏到众多异国风光,更让人感觉自己在历史的长廊里走过了一次,咯吱咯吱的踏雪声,似一首优美乐曲,快乐地伴着我们前行。

路口的指路牌上写着“哈尔滨冰雪大世界”“世界美照打卡地”“龙的传人抖擞精神”,雪地上孩子们坐着冰圈,有的在地上玩雪,打滚,开心地笑着,银铃般的笑声在天空回响,这里留下他们童年的足迹。

第一次看到冰灯,还是在1992年,这是第二次看冰灯,而且还是来看举世无双的冰雪大世界,内心激动不已。

一排排洁白的雪屋,是一行行诗句,大红灯笼高高挂起,就是一幅幅喜庆吉祥的画卷。

有几个玫瑰花的冰灯,一朵朵鲜花被封冻在冰块儿中,怀着惊喜与好奇,小心翼翼地走上台阶,仔细端详冰中玫瑰,花瓣上挂着青霜,似被冻红脸蛋的少女,一朵朵玫瑰花令人疼爱,这是怎样的爱情的力量,让花儿在冰中绽放?冰灯旁有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大男孩,他们在那儿看,我也凑过去看,问:“你们在看什么?”有个男孩儿笑着说:“阿姨,看,这个小孔,可以看到里面的花,我很想吻它一下。”我们都笑了。多么富有诗意的话语,冰中玫瑰,一道靓丽的风景。这是冰雪大世界奇幻冰景的一角,对于这个冰雪园区来说,这里是一个冰雪奇幻的世界,在这幅巨大的画卷上,龙江人民用智慧和力量,描绘着冰雪文化的蓝图。

一位广东网友说,还没见过雪花,很想到东北来看雪,我期待她的到来。天公作美,一场雪不期而遇,雪花漫天飞舞,似白蝴蝶扑向大地,做着梁祝梦。一个披着红斗篷的女孩子,旋转着,雪花亲吻着她的脸颊,落在睫毛上的雪花化作一颗清泪,那是雪花的问候。

一个个冰雕,一排排洁白的符号,编钟敲响。吃一串糖葫芦,一根马迭尔冰棍,在冰雪大世界漫步,在仙境中漫步走走,体验东北独有的冬的韵味,这是冰雪大世界的奇幻风景。

巨大的园区内,浓缩着东北典型的烟火人间,雪屋一锅铁锅炖,一盆锅包肉,一碗杀猪菜,让南来北往的游客感受东北人火辣辣的热情。雪屋上悬挂的大红灯笼为谁挑起夜的帘幕?弹吉他的女孩在唱《北国之春》,马头琴悠扬,弹奏着一曲《长相依》,南腔北调的人,共唱着一曲《我的中国心》……

雪屋墙角,有个青花瓷的瓶插着一束绽放的红梅,令我眼前一亮,不禁想起那首古诗:“墙角数枝梅,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,为有暗香来。”

排着长队等着撞钟的人们,就站在那里耐心地等待着。等待自己亲手将钟声敲响,让那钟声撞击着心灵,祈祷平安吉祥。蓝天下一座座冰雕栩栩如生,让人感叹精湛的冰雕艺术,人们都夸那展翅飞翔的雄鹰雕刻得好,赞美声不绝于耳,寓意着龙江人民不畏艰难困苦,蓬勃向上的力量。

在冰雕大学城内区域有清华园、北京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等冰雕景观,有的家长带着孩子在心仪的“学校”前观瞻。

夕阳的余晖落在一件件精美的冰雕上,闪着金光,令人遐思。冰上乐园,大小孩子们在这里打冰尜、滑冰、骑冰上自行车,十分惬意。

夜幕降临,华灯初放。雪花摩天轮亮起彩灯,灯光似一个流动的音符,小夜曲奏响。冰雪大世界披上一层彩纱。

人们开始在梦想大舞台,嗨歌跳舞,舞出时代最强音,这里是欢乐的海洋,一朵朵浪花跃动,《难忘今宵》,这里抓拍幸福时刻。哈尔滨之夜,浪漫之夜。

天空一轮圆月,变换的七彩灯光,冰雪大世界里灯光旖旎如梦如幻,让人疑惑,今夕是何年?恋恋不舍地离开冰雪大世界,在松花江畔种下了一个希望的玫瑰园。

合,而是以一种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方式交融衔接。我相信在看不到的地表下,岩石与冰块也是这样自由在地交朋友的,没有人会类社会讲究的和谐完整,可能充满了锐角和倒刺,当然,这不该由人来定义,它们长成什么样都行。

白日,山里人入来住;夜里,还是要把自然还给自然,我们短暂拥有天地神奇变化的几瞬已是幸运。滚烫的岩浆孕育出一片清凉;雪域,彻骨的寒意生发满腔的热情,将其作为每一位来客的馈赠。

本文图片为本报资料片



镜泊湖冬景。